



十五明月长

杨才斌

当太阳落下西边山垭时，月亮正从东山升起，仿佛在进行一项隆重的仪式，那些隐藏在石间草间的秋虫开始悠长吟唱。

如果不是那些吸血的蚊子，我可以在门前的瓜架下坐着，等待黄昏落幕，等待明月爬上高高的皂荚树，将霜白的光在秋虫的潮声里从这山漫过那山。

婴儿般肥胖的冬瓜正悬在藤上荡秋千，鹅黄的瓜花正无声绽放，瓜秧的触手悄悄绕上树干，蜘蛛在瓜蔓间织了网，正等待哪个倒霉蛋上钩。一切都刚刚好，是乡居该有的模样。

就这样吧，等到月亮再爬的高一点，再高一点，天空便会染上浓厚的墨色。打开檐下的灯，会有无数的细小虫子飞来，它们一遍遍扑向灯泡，像一群狂热的殉道者。狸猫在灯下捕捉晕头晃脑的飞蛾，哈巴狗忙着逗弄被灯光吸引来的蟋蟀。阿爸喜欢光着脊背坐在檐下，笑眯眯看着忙得不亦乐乎的猫狗，看着看着，有时就不自觉笑出声来。

我记得，他以前最不喜欢猫狗，嫌它们偷吃，嫌它们掉毛。现在他看它们的眼神，就像看他的两个孙子。老了后的阿爸变得特别慈祥，那个曾经罚我顶水盆下跪、拿扫把抽我的凶神恶煞的男人有时候在梦里出现，却好像是个很遥远的陌生了。

阿妈轻摇着蒲扇，开始计划挖红苕的日子。今年她和阿爸栽了四亩地的红苕，喂了两头肥猪，用她的原话：“再不挖苕，秋收的苞谷该遭不住喽！”

可照老年间的规程，不过八月十五，红苕是不兴挖的。倒不是有神神鬼鬼的计较，农谚不是说什么：“七月上，八月下，九月还要踹一踹”。八月正是长苕的季节，要是提前挖掉，岂不可惜？阿妈可讲不出什么漏脯充饥、剜肉补疮之类文绉绉的话，只会说“再熬一熬，苕就将就便到十五了”。

我晓得，她在等八月十五的那顿红苕油糕，也许对她来说，就像开春头一犁要在地头插香，端午这天要尝新麦，炸一箩黄澄澄的红苕油糕，就是完成一个顶重要的仪式，便可以心安理得挖红苕，喂那两头整天嗷嗷待哺的大肥猪了。

在我们大东沟里，中秋节从来不吃月饼，但一定会炸油糕。如果说东沟里的人端午不吃粽子我还能理解，毕竟东沟里不产糯米。但大东沟里种麦子花生芝麻葵花等，每年杀猪有最纯正的板油，做个苏式的仁菜饼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可到了八月十五，人们最敬意的，还是红苕油糕。

阿妈能炸出东沟里最润油糯软的油糕，她总在中秋这天早上支派阿爸去地里偷挖红苕，虽然是在自家的地里，但一定要“偷”的——挑土皮裂开的地方，趁着红苕不注意，悄悄刨走一个，使苕秧不知道丢了一个苕，仍傻乎乎奋力吸吮阳光，让薯仔们快快长。于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阿爸很快就“偷”出一大筐，在溪水里细细地洗，褪去灰黑泥污，露出鲜艳的紫红衣裳。新成的薯仔像毛头的小伙子，新鲜、结实，让人看着就心生欢喜。

阿妈早准备好了蒸笼，等阿爸将水淋淋的新薯提回来，就一股脑钻进蒸笼，灶下一把大火，半刻钟后，新薯特有的香甜随着蒸腾白雾在灶间缭绕，每当这时我总能想起西游记里白胖的唐僧被妖怪们上蒸笼的场景，妖精最终还是白忙活一场，而我们揭开笼盖，红苕不但安安稳稳躺在里面，还一个个撑破了衣裳。

现蒸的红薯干面如板栗。尝新是免不了的，每个人都举一块蒸苕随便找个地儿乱吃着，趁着滚烫的吃，香呢。如果就一碗酸菜吃苕汤，稀的干的，呼呼噜噜灌下肚，要是个四川人么，那要说：“简直不摆了！”

可油糕才是正题，毕竟过中秋节，趁着红苕还热乎，三下五除二剥尽它衣裳，下擀杖一顿乱捣，蒸苕稀里糊涂就成了泥，撒一把白糖，稍稍加一点白面，揉匀醒好，就可以揪剂子按成小圆饼。锅里宽宽地倒菜油，烧热下饼，待炸得它浮起来，漂一锅金黄，插上一筷子，要是表皮发脆，赶紧起锅捞出，码入盘子里，可不比月饼漂亮？如果讲究一点，耐得住麻烦，提前芝麻白糖拌了馅，包在剂子里，炸好了咬一口，流沙流糖。

以前小姨在世时，阿妈总在油糕炸好后拣出一二十个，用小桌盛着，蒙上一顶荷叶，吩咐我给小姨送去。小姨家离我家两里多山路，我走走停停，馋了就吃上两个，有时送到小姨家，就只剩一小半。可小姨见了阿妈总是说：“阿姐，你咋又送那么多油糕来？”阿妈就要盘问她数没数多少个，我有没有路上偷吃。小姨总笑着说：“没有，没有，满当当一篓呢！”

小姨后来得了糖尿病，吃不得甜食。可到了中秋节，阿妈仍会叫我送油糕，那个竹编的点篓经年被油浸着，变得和油糕一样黄灿灿的了。小姨嚼着嘴，小心地揭开荷叶，她咽了口唾沫，怯怯地问我：“阿卫，我只吃一个，该不碍事吧？”我说：“不碍的，不碍的。”小姨就笑了，脖梗上青筋一颤一颤地跳。

又过了一年，快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小姨的眼睛就看不见了。阿妈一边炸油糕一边问我：“阿卫，你说……你小姨……该没事吧？”她声音怯怯的，就像小姨往年问我可可以吃油糕。我说，没事的，没事的。阿妈叹了口气，低声说：“你小姨要是死了，我就没娘家可回了……”她转过身去，泪水溅进油锅里，热油沸腾起来，噼里啪啦作响。

那一次送油糕，我路上一个也没有偷吃。小姨颤巍巍捧着把我递给我的油糕塞进嘴里，像是在吮吸一块糖，又像是在嚼一块硬硬的东西，她咀嚼了很久很久，她的眼睛空洞洞的，没有一丝光亮。“阿卫，我咽不下去……”她说，脸上浮现出羞愧的神色。

从那以后，阿妈就再也没有娘家了。每到了中秋这天，阿妈只要往油锅边一站，便泪汪汪，我知道，她又想小姨了。其实，我也挺想的……

中秋送杖

李焕龙

自打记事起，我就发现父亲有个习惯：每逢中秋节，总要去给奶奶看秋，每次去都要拿一根新做的拐杖，说是祝福奶奶安宁康泰、健康长寿。

那时，奶奶和二爸住在安康北山的叶坪区马坪乡，离我们这儿有一百多公里。由于不通公路，父亲总是天不亮就出发，用拐杖代替扁担，后头挑着稍重一点的礼品，前头挂着干粮和备用的草鞋，淌过我家门前的傅家河，穿过谭坝到双溪口，再沿恒河逆行，向着秦岭南坡的深山老林匆匆奔去。

给老人看秋，是我老家的中秋敬老习俗。这事说起来很简单，是在新打的秋粮中选择最好的品种，做成熟食礼品，于中秋节前两天去看望老人，既为汇报秋收，也为孝敬老人，并在与亲人团圆时分享喜悦。然而，这事做起来并不容易，选哪种粮食，做什么礼品，会有不同的讲究。大集体年代，我家的秋粮，主要是坡地的玉米、豆类和红苕，父母每年只好用玉米面蒸成发糕，寄寓发财、高寿之类的美好祝福。但是，用什么来做中秋月饼呢？为这点事，父母年年发愁好久。故而，那时的“年节”，虽然过一天，却要备一年。我家地处傅家河上游，原先的好田好地都因兴修“八一水库”而奉献给了国家重点工程，山上的薄坡地月亮都能照死苗子，粮食产量很低，夏季总是歉收，那点干巴巴的小麦在交了公粮、购粮，留了修铁路、修水库的基建民工用粮后，一户只能分点零星的。因此，午季要么是“洋芋当家”，要么是“瓜菜代粮”，如果谁家不吃这些东西了，那是日子过得好了，是断炊了！正因为如此，夏季的端午节于我儿时几乎没啥印象，更不知山外还有“端午看夏”一礼。所以，那时的老家，无论哪一户，都难以把麦节省到秋季，去做那奢侈的月饼。但我母亲却有办法，她总在夜深人静时，用玉米面做出包了芝麻、核桃、干橘皮碾碎加糖的甜月饼，绿豆、豇豆、红小豆磨粉加糖的豆沙月饼。这些稀罕吃货，我们一人只能分享一小牙子。因为，不等天亮就被父亲悄悄装进包袱，用拐杖挑走了。父亲赶了两路，飘出一路香，以至傅家河、恒河两大流域的人都夸我的父母是大孝子。殊不知，孝子的故事也有辛酸，因为玉米面做的月饼既干又硬，有一次奶奶因为高兴，动作有点猛，把一颗牙给咬掉了。父亲吓了一大跳，奶奶却轻声叫道，她笑掉了。

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在庙梁沟的拐弯坡地上修了水田，种上了水稻。有了大米，父母每年中秋都可以给奶奶做些米糕，送些白米，让老人吃个新鲜，图个吉祥。而水田里长的小麦，禾苗旺盛，籽粒饱满，一亩超了过去四五亩的收成。自此，午季有了余粮，中秋前可以大大方方地做月饼了。第一次见母亲在大白天做月饼，才知道家里还有祖传的月饼模具。第一次吃上完整的月饼，且是一家人围坐在庭院里，如此优雅地推让着这些吃不完的月饼、糖果和水果，才知道“慢慢吃”比抢着吃、偷着吃确实舒服多了！所以，自那以后，父亲再也不用半夜起来偷摸摸摸、羞羞答答赶路了，而是光明正大地上街买拐杖、挑着礼品上马坪去看奶奶看秋。

第一次发现父亲自制拐杖，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秋季开学的前两天，父亲从围墙上石板下取出那根上个月用火加温折弯了头，在石板上直压了个直的桑木棍子，他用柴刀剥了皮，用推刨刨了光，又漆了两遍油漆，晒了两天太阳。入学报名这天清早，父亲送我到校，手上提了这根桑木棍子，说是返回时到上街头的铁匠铺去，让给做个铁皮护头。我问为啥要这么细致，他说桑木不重，奶奶用着轻松，护个铁套更把滑、更耐用些。这时我才知道，这种带弯头的木棍叫拐杖，是供老人们走路时扶手、助力的；而中秋送杖，在为老人们看秋的同时，也有祈福祈寿送健康送平安的寓意。由此我便忆起，父亲每年中秋节之前上马坪去看奶奶时，用的挑担棍子，就是送给老家人的拐杖。

我上高二时，父亲为了带我去看望奶奶和二爸，二娘他们，赶在秋季开学之前，提前一个周去给奶奶看秋。那次，父亲做了两只拐杖，他用一只挑东西，让空手的我拿一只，方便走不动时或是山路走不稳时借个力。

这天下午飘起小雨，山路稀滑，肩无行李，拄着拐杖的我摔了四五次，父亲却稳稳当当地在前边带路。晚上赶到大河镇，我吃完干粮就在旅舍的稻草床上沉沉入睡了，父亲却找到铁匠铺，给我拿的那根拐杖也包了铁皮头套。

第二天傍晚，来到奶奶住的山坡上，便见他们一家人都在月光下的院巴里等着我们。洗了一把脸，喝了一碗奶奶亲手冲的红糖水，大家便围着圆桌吃月饼。这月饼，有两种，一种是我母亲做的麦果仁饼，一种是父亲在马坪街上买的机制五香酥。水果、干果和糯米甜酒、玉米烧酒上齐后，奶奶说今年月圆得好，大儿大孙都来了，三代同堂了，真是大团圆呀！父亲问奶奶吃哪种月饼，奶奶望了望大家，说声我都吃，就指着月饼下命令：两种都好，人人都吃！她先吃了个大儿媳做的麦果饼，喝了碗二儿媳酿的糯米酒；又吃了个大儿子买的香酥饼，喝了盅二儿子烤的玉米酒；然后吃了两块板栗焖鸡，和我分了一只石榴。毕了，她朝着明月望一望，对着桌子看一看，微笑着站起身来，说声吃饱了，就去走路消食。父亲顺手取下挂在椅背上的拐杖，双手给奶奶递上。

亮晃晃的月光下，奶奶在院巴边转圈走路；明灿灿的石板上，奶奶的拐杖发出铁皮撞击的声音，清脆而又响亮。这节奏分明的拐杖声，显露着奶奶的兴奋、自信和幸福满满的自在感。

当大家吃好月饼吃晚饭，开始收拾桌子时，奶奶也走好了，坐在房檐坎的木椅上休息，父亲连忙打来温水帮她洗脚。当我把她扶进睡房，却见她床边墙上挂了十六根拐杖。奶奶说，自从她年过五旬，我父亲每年来看秋时都要送一根拐杖，她觉得这拐杖既是自己的腿，也是我父亲扶她的手。当拐杖被挂出了感情，她就不忍心丢弃，一根根的擦洗好，保存着，留个念想。

这天晚上，在父亲的指导下，我把在路上用过的那只带铁皮头套的枣木拐杖冲洗干净，双手送给二爸。父亲告诉我：爷爷于新中国成立前病逝时，他才九岁，二爸只有五岁，奶奶只好含泪叫他去给别人放牛，自己拉着二爸到秦岭深处投亲靠友，一家三口才勉强活了下来。奶奶和二爸因高山寒冷、缺少鞋，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一到秋冬就腿腿疼痛，有个拐杖就能添点力气，减点病痛。

这天晚上我发现：奶奶的前五根拐杖和二爸这根一样，是枣木的；而后边的和新送的这根，都是桑木的。父亲告诉我：枣木结实但有点重，桑木较轻但韧性强，你奶奶上了年纪之后，只能给她做桑木拐杖。

当我明白了这些，便对父亲的自制拐杖心生敬意，也对“中秋送杖”这一礼俗有了深刻理解。

第二年中秋前，父亲教我学会了制作拐杖，我连做了五根，奶奶一根，父母和二爸、二娘各一根。

自此，我和父亲都有了做拐杖的习惯，每年中秋前，就给奶奶和二爸、二娘送去。父亲年过六旬后，我就接过他的担子，独自上马坪去看秋。奶奶去世时，我又带去一根拐杖，把她存放的那些旧拐杖担到坟前，烧了送她。

如今，父母和二爸、二娘去世多年了，我仍保留着“中秋送杖”的习惯。今年，我计划请三位年近八旬的老师父，于中秋节上午一块赏秋；乘车到安康城南的牛蹄岭去看红叶、观汉江，给他们送上可伸缩、带音乐的健身拐杖，祝他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废品月亮

玩偶

童年时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大概都对月亮有着一种更为纯粹的、深刻的体验。最直接的感受来自夏日晴朗的夜空，月亮明亮的白昼一般，眼里看到的東西，如同物体争先恐后地在那排队照镜子，眉目清晰。老人时常聚在一起，悠闲地坐在月光中，人手一个沏着酽茶的大茶缸，一边招呼着嬉戏的孙子，一边摇着蒲扇说古今，说话声时大时小，偶尔也会抬杠，为一个数字或时间的对错，争得不亦乐乎；小孩喜欢夏夜是因为月光能把白昼无限地拉长，在习习凉风中打烟盒捉迷藏。夜深了，萤火虫轻轻地推动，晃悠悠地升上去，重新点缀在深邃的夜幕中，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姿态。看着，望着，转眼就到了中秋，桂香扑鼻，老辈人会在月下摆放一张小木桌，供上月饼、瓜果、清茶，嘴里念叨一阵听不清的语句，安静地等上片刻，然后吃着月饼，说起有关月亮的传说和民谣，每当打开那些久远的记忆，眼前就会隐约浮现出生动又有趣的画面。

离开小镇，我好像再也没有专注地看过月亮的模样，时常也在月下行走，偶尔抬头看看天上，哦，弯月、满月，月初月中了，再没有过多的想法，过多的言语。是不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得越多，关心的东西就越小。年少时关心世界，哪个杳冥发生的事都像我的事，等着我挺身而出；长大后关心的范围越来越小，朋友、亲戚、渐渐只有身边的几个人，平日里折腾在鸡毛蒜皮的琐事里，痛并快乐着，精力不免消耗得有些亏空，没空顾及那些拯救世界的大事了。闲时舞文弄墨，倒是写过不少有关月亮的诗，那些月亮，其实也不是月亮真正的样子，只不过是借一个喻体，说的还是自己想说的事。心境不一样，月亮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城里的月光仿佛像一棵树，一样的伤感，一样的旧雨新知，一样的悲欢与怀人。”月光下的兽有周身的角，几根刺别人几根就扎自己，剩余的角一脱，胡乱制成药，沾酒，醉自己昏天黑地，说胡话，说一地的月光适合做解剖，分出明暗变化，一层一层的凉热。“能面对，还不用怀疑的东西不多了，明月第一个。”其实，月亮也值得怀疑，有时候也会琢磨，它和我童年时看到的月亮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为什么差别那么大？环境的因素，还是自然的周期变化，有没有可能是谁暗地里敲打出一个月亮原形，挂在天上糊弄人？那月亮终究是没有原版的好，不够明亮，瑕疵也多，“粗糙、陈旧、易碎的样子，感觉随时都会坍塌，化为废墟。我无措地望着，伸手试图触摸那些裂纹时，它踉跄着退避水洼，精致的倒影，带给他更大的伤害。”心里总觉得这事有古怪，可和谁讲理去？心有余力不足，大概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好多热血冲头的想法，随着再想想，再琢磨一下，最终沦为大脑里疲于奔波的小念头，纸上谈兵都算不上，翻来覆去写的还是事上的事，理性，在三米之内张狂，远了，想管也管不着。“把月亮写成符号，对峙中的重叠、消解与分裂，余情未了或庸人自扰。”写来写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说不清道不明，仍还想要说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道理，自寻烦恼罢了。

月亮依旧还是那个月亮，我们只是再也回不到从前，就算是翻转时光，再回到过去，此时早已不是彼时了，我们一边念过，一边遗忘，无时无刻不在消磨自己，算不完的一本糊涂账。人有时候固执，并非不明白道理，而是那道理大得让人一时无法说服自己面对现实，心里面的那道坎过不去，就想着装聋卖哑，蒙混过关，逃避一时是一时，咬着牙编瞎话，骗自己，熬过这段，熬过眼前的窘境，我就变得坚强了。月亮依然挂在天上，像个不那么极端的隐士，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遵循自然的变化而盈缺，那些美好的，不那么美好的，最终汇成了秋天嘈杂的虫鸣声，分不清谁在树下感怀，低声念诵着：心存美好，所见皆善……

一个月名字念叨了无数遍，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让它愈发模糊，加速失去本质，和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这究竟算是故事还是事故？稍加琢磨，这不正和古人的思辨相吻合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享受了极端的美，就得接受它的小缺陷，人有四季与朝暮，且行且珍惜。或许，这大概也和我那趣味相类似，不再聚焦于物最初的定义，而更在意物给予人带来的感受，把“月亮”这个词，替代成说不清，还有想法继续说的一种执念。有个人，有个物，偶尔念起，感觉还是那么亲切，总总忘得一干二净，彻底从心底抹去痕迹要好得多吧。

落在人间的月亮

李思纯

“赏月是后来才有的说法！”母亲一贯按她的观念言之凿凿。若有人疑惑，她才说出下半句。

“那时候要先顾嘴呀。”“那时候”是泛指缺衣少吃的年代，母亲一门心思生个能挣工分的男丁却接连生下几个清一色的丫头，日子苦成啥样儿只有她自己知道。父亲既恼恨生了一堆丫头的母亲，又要顾住一家人的嘴，因此早出晚归，把精气神都交给了几坡火地几弯瘦田。他沉默在母亲和众多女丫的日子里，蔓生冷硬的木疙瘩。

等到我灶台一般高的时候，母亲终于放弃了生男娃的想法，她开始跟父亲唱反调，热烈、泼辣而恣意地穿梭在山里人家——谁家生娃了找她，接生；谁家过寿了找她，炒菜；谁家白喜事了找她，扯寿布缝孝衣；谁家出灯了找她，唱花鼓耍彩船……除了不下田，她似乎什么活都能应承，靠这为家里换些白米细面，甚至偶尔还有几个稀罕水果。而家里的家务，诸如缝衣做鞋，养猪养鸡等等，她麻利得像只陀螺。

但是逢过节，她会为我们这些丫头着想，靠一己之力拉满屋里的的美食氛围，比如除夕夜做麻糖，比如端午包粽子，比如中秋节做月饼。在母亲的概念里，过节就是过节，过节就是吃，但又跟寻常日子不能相提并论！再穷，节日的吃食上面必须有点“意思”。

乡下的中秋节和端午节一样，是仅次于过年的大节，一样被慎重对待，一样溢满甜香的味道。但又有所不同，中秋节预示着一家人的团圆，有了亲情聚拢的牵绊，就连甜香都似乎更有温度一些。

“做吃食要用心，因为味道是有记忆的。”母亲的用心，是想把美味的记忆留给所有享用了她手艺的人。

例如中秋的月饼。假如我们的记忆从月饼杂糅的那口馅料开启，那她便是早在中秋之前的一两个月就有意识地筹备了。院子西头一棵长了几十年的核桃树每年都会贡献十几斤薄皮核桃，除了给我们几个丫头碎嚼一部分，她总会随手扔一些到窗户外上吊着的竹篮里。到了中秋前夕，母亲取出竹篮里的宝囊，除了核桃，竟还有晒干的枣和两三块陈皮。核桃仁、花生米连同干橘皮一起炒焙，放凉，石窝里碾碎。和油酥的猪油是现成的，面粉和白糖不知是哪家公司感激她的，从陶罐里小心翼翼舀出的蜂蜜也是父亲早先在山崖某个石头缝里掏出来的。面粉里添点，添那，加清水，几经搅拌成了她手里油光的黄色面团。她的手指看似软弱无骨，掌下却压着劲儿，一抓一放，碾展、揉回、再碾、再搓，那面团似乎与她的手有了神秘的默契，任她搓扁揉圆，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带上了妇人心里的柔软。张弛着她从手掌传递的灵性。她让这团油酥短暂休息，再以糯米粉、水和白糖拌好馅料。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馅料，最终被她团进醒发后的油酥面团，用青竹筒拓印成一个个规整的圆饼。洒上些许黑芝麻，做成了美人风姿。

烤饼的鏊子是她托走村人户的外乡匠人做的。饼在下，炭火隔着铁板炙烤，面粉和馅料的香气被激发出来，我们最终在鏊子里色泽泽如釉，呈现出古典的高贵明黄。母亲站在灶屋略微昏暗的光线里，面容几番氤氲，似欣喜，似得意，看着烟火之下，味道被又一魔法锁定。她像完成了一个极具仪式感的事，对美好生活表达向往渴望的雕塑，她或许那时还没意识到，会因此在我们这些也将成为母亲、终将散落天涯的丫头心上播下一颗乡愁味的种子。若抛开节日不谈，单就这道甜食来说，仅一簋食而已。可这口甜香，因为节日的关系，因为人们对团圆的崇拜，一端上桌便成了家人的咏叹，便有了独属于秋天的感动，一年复一年。

不过现在，母亲已经垂垂老矣！她牙齿和肠胃已经不允许她再恣意地甜食。她的双手没法法子再准确感知与传递以水调和应持的几许柔情几许蜜意。

又一个中秋来临，傍晚，只有我和母亲两人的家少了过节的热闹。我拆开一盒友人从千里迢迢的南国寄来的月饼摆在母亲面前，她看着一个个精美的典雅而高贵的月饼，一面惋惜地摇头，一面又颤颤巍巍拿起一个，小心地捏在指间仔细端详。她感叹现在月饼的多味与奢华，我感叹早已没了儿时那种对过节的强烈期盼，没了那些经母亲的手亲自捏折的月饼所带给人的心的悸动。她说：“若是还能做……”她说了半句就不说了。

我说，想做可以做呢，冰箱里有去年做好的蜜饯桂花、有糯米粉、紫薯粉、蜂蜜、花生、红枣、冬瓜，厨房里有烤箱，有雕花的月饼模具……反正比她那时候方便多了，我也可以学。她笑着赶紧摆手。别做！人少，吃不了。

是啊，想想我们两个，想想桌上那精致的月饼，再自己动手确实没必要。这个节日如同一面可以依靠的精神墙体。吃月饼，品人间温情与五谷在光阴中杂糅的味道，是任何人在每一年当中的这一天可以名正言顺的，以月饼之形、之香、之寓意留下无边风雅的理由，可以弥补我们太多庸常中的“有限”的缺憾。您还是尝尝点儿？我询问母亲。她便将手里的咬了一大口，剩下的放进碟子。

窗外人声鼎沸。我推窗一看，滨江路多了三五成群的赏月人。月亮升起来了，封闭的阳台看不全头顶上空，却看到江水里月影款款，微光涟漪。许多人高举着手机拍照，声音听不太清，或许在谈论如何拍出更清晰的月，或许有人遗憾拍不出的满月华光。

我问母亲去楼下赏月吗？母亲指了指咬过的月饼说：“你去吧！我吃了，就是过节了。”碟子上的那轮弯月，从古韵里溢出来的。我突然感觉，那才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啊！

一轮明月在何处不安康

编者按：每一个秋天，都有一轮明月，从人们的心头升起。从山顶倾泻下的月光，像一场古老隆重的礼仪，迎接着一大人间团圆……

